



从峭岩的诗歌谈七步楼的屹立

□ 绿岛

读了峭岩先生写七步楼的诗歌,顿觉历史的厚重,引发了更多的思考和追怀。从当下的七步楼,追踪到历史的各种名楼,无不与诗歌与文化关联。

在某种意义上讲,七步楼已经超越了物理层面上某种标识意义的客观存在。而从传统文化积淀的大背景、大渊源、大共识方面来探究,诗歌与七步楼只是一种来自于艺术高度且带有天生的必然性、同根性的语言内部的呼应与关照。这种关照是直接缘于血脉的亲亲,呼吸的共频,视野的交集于一体的。它的存在,远远超越了时间与空间的阻隔,带有明显的诗性审美特质与精神彼岸的特征。

在中国的历史上,楼阁文化的传承、发扬、延伸,是传统(古典)文学艺术的一个重要部分,它承载着一个民族的期盼,更彰显着古典诗文名篇无穷的艺术魅力。从黄鹤楼到岳阳楼到鹤雀楼再到大观楼:从滕王阁到蓬莱阁再到天一阁,无不与历史上的大诗人、大作家息息相关。恰恰是因为它们的存在,我们才知道李白、崔颢、王勃和范仲淹等诗人的存在,相反,也正是因为他们光焰千秋万世传诵的作品,才让具体的楼阁插上了飞翔的翅膀,家喻户晓,名扬天下。

我们再来说七步楼。今天的七步楼显然不再属于个体的唐山乃至河北,它的疆域辐射已经跨越了地理的概念,我们的七步楼已经属于了华夏大地,属于艺术,更属于诗歌存在的本体。也可以这样说,七步楼是某种精神意义上的存在,这种存在承担了历史的使命,是一种直面物欲横流、利欲熏心大环境下的大写的“人”字的矗立,是精神的一座历史的丰碑。

我以为,多年来七步楼以自身的澄明和圣洁,大度与格局,铸就了自身应有的高度乃至品格与峭拔的心性。从第二十五届国际诗人

笔会从从容走进七步楼开始,七步楼与它的主人微笑地张开了胸怀那一刻起,它就已经属于诗歌了。事实上,是诗歌的博大融入了七步楼,而七步楼则是站在诗歌的肩头上,来眺望历史的风云了。

著名诗人峭岩的诗歌《献诗七步楼(5首)》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产生的。他浓重黏稠的感情,再现了诗人与七步楼互为血肉、不可分割的姻缘关系。

在这组作品中,峭岩仍以战士的情怀,以强烈的诗性感染和诗人独特的视角步入七步楼的。诗中,他以游子的归来,以及对于七步楼一步一步攀登的姿态,来丈量它的高度的。这种高度所体现的,无疑是心与心的碰撞,泪水与泪水的交融,是有机的文字与无机的建筑的热烈的宁静的对话,这种对话正在持续下去,像一个走进生命的梦,更像云朵上浮游诺言,渴望着阳光的莅临。

“七步楼,是你的高度还是你的长度/只七步,不多/可我怎么走也走不到你的顶部/放眼黄鹤楼/眺望岳阳楼/思念滕王阁/它们都在水泽苍茫里/而你,七步楼/在我湿漉漉的脚下/可我每走一步/都是血泪和厮打的呐喊/这里没有哗哗的流水声/却有一片大雪归来的黄昏/炊烟和蛙鸣的苦难/绞在一起/在我的脚下流淌……”

——《七步楼感怀》之一

“我没有家/浪迹天涯/土地,收留了我//我是一粒石子/丑陋不堪/高山,收留了我//我是一滴水/微弱无力/大海,收留了我//我是一首诗/声音嘶哑/七步楼,收留了我//七步楼,就是我的家/我灵魂的妈妈”。

——《七步楼感怀》之五

众所周知,峭岩是我国当代久负盛名的、最具创作势力,也是最坚韧、最顽强且富有艺术创新和使命感与担当意识的前卫性的诗人和作家。他从军旅走向社会,从军营走向诗



歌,六十多年的创作实践和经历,让他的诗歌作品享誉海内外。用当下诗歌理论界普遍的观点认为,他是继贺敬之、李瑛之后名副其实的第三代的“红色诗人”。

这组《献诗七步楼》(5首),很显然是诗人的即兴之作,诗中表达了诗人对七步楼的热爱、向往和敬畏之心。他把屹立在心目中的七步楼,恭恭敬敬地请到了诗歌的殿堂,以虔诚乃至跪拜式的角度,抒发了自己内心深处的情感。我以为:“我没有家/浪迹天涯/土地,收留了我//我是一粒石子/丑陋不堪/高山,收留了我//我是一滴水/微弱无力/大海,收留了我//我是一首诗/声音嘶哑/七步楼,收留了我//七步楼,就是我的家/我灵魂的妈妈”这样敲击灵魂、惊天动地、人神俱惊的诗

句,单单从一个诗人的角度,则足以告慰七步楼以及它恢宏、博大的胸襟了。

从诗歌理论上讲,诗歌的本质究其根源,就是对于灵魂的某种在场的召唤与觉醒,是挖掘生命本源,探究生命奥秘的先知和先觉的一种预兆。而一旦发生了诗性光芒的介入,则是让那些物质的存在具有了灵性的跃动,让精神的界面赋予了神性的高度。客观地讲,峭岩的诗歌做到了这一点。

应该说,七步楼是时间与空间流域里文化记忆的一个符号,这种符号的存在,让诗歌赋予了生命的本能。所以无论是现在的七步楼还是将来的七步楼,都必将是诗歌的胞兄和胞弟,二者并存并立于世间的碑刻。



钓鱼

□ 张超

前几日,去海边钓鱼。沿着海边公路疾行,找到一处河流入海口,旁边有个村庄叫大庄河村。观察周围环境,此处为两条河流交汇处,叉口上游有一个废弃水闸,下行两三里便是渤海。正赶上涨潮,天时地利正是钓鱼的绝佳之地。

过了一会,来了一个年轻人。可能是看到我收获不小,就想紧挨着我的“根据地”捞点实惠。这年轻人二十出头,一身富贵装扮,气势上透露出大城市的那种纨绔。眼神从不看人,却总是用下巴对你讲话。他不停地在我左右抛竿摇线,忙活了半天,未见收获。

可能是好奇,年轻人试探性地用满口津味问我:“哥们,这水里面有嘛鱼?钓到了吗?”我笑了笑,拿起鱼篓,给他看了我的收获。年轻人却是不冷不热,带着嫉妒的眼神一瞄,说道:“这鱼叫嘛名?好吃吗?”我接过来:“我们当地叫‘楞蹦鱼’。”年轻人把鱼竿随手往地下一放,拿起手机开启视频就跟朋友炫耀:“看,我钓的楞蹦鱼,等哪天我带你们来啊,距离咱们的城市还挺近!”说完,便收了装备,驾车扬长而去。

晌午时分,村里走来两位长者。其中一位,岁数大概七十有余,背着一副渔网,径直走到旧水闸。他慢慢越过闸门,将渔网一头绳索绑在腰间,缓缓俯下身体。两只手一抖,渔网就圆圆地被抛向空中后落水。“正所谓抛网快收网慢”,只见老头先看了看周边,不急不慢地抖了抖身上的土,从褪色的老式军服上衣口袋里掏出烟盒,撕下一张烟纸,捻了一口唾沫卷好,在烟盒上戳了戳后,夹在了耳朵上。然后提起手中的绳子,用近乎慢到底的速度收网。渔网慢慢拉起,当快要露出水面时,老头手一抖,脸上微微一笑,双手一拎渔网上岸。只见网中大小鱼收获颇多。经过仔细挑拣,三大二小。老头将渔网在水中涮洗干净,从耳朵上取下之前的卷烟,滋溜一声划了一根火柴点燃,然后收网沿着来时的小路蹒跚而归。

另一位长者,一直依靠着围栏,在我旁边看着河水默不作声。我打量一番,老人家岁虽大,但眼神坚定有光,褶皱的年轮刻画在黝黑的脸上,看着旁边更是丝毫未起涟漪,像是在回忆年轻时经过的风吹浪打。时间这一刻好似在他的身上静止了,但却又留给老人这仅有的夕阳残云了。

过了半晌,我问长者一句:“大爷,这里鱼多吗?”那位长者并没有回答。一双坚毅的眼睛远望着长长的河水,像是眺望着对岸一对依偎的人。就当我觉得我的问话早已被风吹散时,长者转过脸看着我,寓意深长地回答我说:“分哪一天啊。海边有没有鱼,分日期看潮线。照旧历说,潮水七死八活九流动,初一十五涨大潮,是吧,啊。上鱼多要在‘涨潮头、落潮尾’,是吧,啊。”说着,长者就慢慢起身,我连忙上前搀扶。长者拍了一下我肩膀,笑了一下,弓着腰背着手走了……

回程时,我回望这个小渔村,掌灯早的人家,灯火已经起来了,但因稀疏而显得静谧。

身后的大海,传来遥远的涛声。



小刘儿来了

□ 刘敬君

扭过头不理她。

进货时才能找到主人感觉。一进门都是笑脸,耳朵里塞满客气话,小刘儿跟在身后介绍,选好后帮我拿着,钱不够可以欠着,卖不掉能换。金枝书店小工儿特别细心,贴心,就像个懂事的学生,一边给我介绍,一边跟我聊天。

冬日集上,站到晌午10点多,冰坨似的脚才化过来。寒冷刚去,麻烦来了。两小时前,一个小孩儿买了本一块钱的童书,他爸忽然风风火火来找,要换作业本,我说没有,他要求退书,我说不退,他往前冲我就往外推,扭打一阵被人拉开。晌午连饭都没吃,直接去鸭鸿桥进货。来到金枝书店,我一推门,暖流扑面,小刘儿走过来笑着打招呼:“小刘儿来了!”清脆的声音,甜甜的笑容,让这几个字如绿茵中的五瓣花,清纯优雅,喜气洋洋。肯定看出我是带着肚子气来的,她问我有啥不开心,我把集上的事一五一十说了,她告诉我:“其实咱们都一样,卖东西啥都能遇见,有时确实是受气,不过没办法,为了混口饭吃。老话说得好,和气生财,不管怎么说,咱把书卖了就好。”也许被这氛围感染,我像吃了颗顺心丸,心头堵着的那股气,一泄一络顺下去,又像冰雪遇到暖阳,一块块融化。

算完账她打包,照单子把书一本一本、一层层竖着摆进尼龙袋子里。她手脚麻利而不慌乱,把袋子装得满满登登,结实实,提起来像木块。我也试着装过,松松垮垮,七扭八歪。后来,她用包装纸打包,尼龙坯子系好。她打包又快又结实,把书按大小摆放,多余的巧妙地插进去,打出的包平整,严严实实。她还会根据客户要求,包打得可大可小,可长可方。看我骑摩托去的,她就换上防雨淋的包装纸,打容易煞车的大扁包。

几年后她们书店不干了,老板给我推荐另一处,店主老孙,我很快找到。那个夏天,路上下了暴雨,白衬衫沾精湿。天晴了,继续走。

刚走进大门,一个熟悉的声音宛如天籁:“小刘儿来了!”万万没料到,迎接我的,竟然是金枝书店小工儿。怎么是她?仿佛天上掉下来的。我被惊喜砸晕,那笑脸和声音似一张异域的梦幻的网,把我罩住,找不到方向,听不到声音,张不开嘴巴。原来,金枝书店老板是她姑姑,这里是她家,批发书的是她父亲。我往金枝书店跑了五六年,三天两头见面,熟得亲人一样,忽然从眼前消失,多少有种失落感,尽管只是买卖上的交流,连姓名都不知道,而她

也不过为了生意。从此我再不能走进金枝书店,没机会在她陪伴下选书,再也听不到那声“小刘儿来了”,她不过是人生旅途中一个匆匆过客。本以剧情就此完结,相聚又分手也不止一次,我去别家进货,对方同样热情有加,一朵花飘逝,还有无数朵盛开,很快就淡忘。谁知命运跟我玩儿了个反转!

我和老孙一边说话,一边选书,她也跟在后面不时插话,一个劲儿看着我笑,说我那小白衬衫可惜了,要不要洗一洗。我也跑了题,避开书不谈,一直回忆跟她的过往。后来她让爸爸去忙,她还像从前一样,一边给我介绍书的品种、价格,告诉我哪本卖得好,怎么卖,让我多选几本,一边聊天,交流卖书心得。我觉得便宜,就拿了不少,他爸提醒她,别往外踹书。就是别往外硬塞的意思,那是嫌她给我的价太低。

算完账,看爸爸笨手笨脚打包,她挤过去:“还是我来吧,这么打包容易散,我来吧。”说完,她麻利地把书摆好,上下左右变戏法似的绕几道,包就打好了。从那以后,我每次去了她家,都是她给我打包。

后来有一段时间没见到她,她妈妈拿出一本相册给我看,原来是她的结婚照,她穿着洁白的婚纱,修剪了时髦的发型,优美的姿势,或柔情似水,或亭亭玉立,或明眸善睐,或脉脉含情,或似笑非笑,确有明星风范。

十多年后的今天,我为给上课的孩子买书,再次去她家。三九天,晚上,像走在冰箱冷藏室里。正和老孙说话,耳边响起久违的声音:“小刘儿来了!”竟然是她,手里拿着一双筷子。

我自嘲地笑了笑,小刘儿走了,来的是老刘,儿子都20了,还小刘儿呐?她笑:“叫小刘儿不是好听吗?你一直都是小刘儿啊!”她长期不在家,只能老孙跟着我选书。把账算好,她抢着上去,蹲下身,打包。我发觉她身段、脸庞,一举一动,一笑一颦,依然如故。打好包还要往外搬,我赶紧接过来,她送出屋,我再三让回去,说外面太冷,她还是送到大门外,上上下下看了又看,告诉我慢走,拐弯处回头,发现她还在那里。那目送我的身影,让我看到自己年轻的样子。

一边走着,“小刘儿来了”还在烟花般怒放。冷月下,寒夜里,这句话如火把,照亮了我的心,温暖了我的情。也许,转身即是世俗、衰老、冷淡、无奈,但此刻,我承认脆弱,我相信年轻,我选择流泪。



步入中年的我,身子开始发福,激情渐渐远去,单纯一去不返,冷漠、浮躁、圆滑,沦为赚钱工具。今晚,我冒着严寒到老孙家,也不过利益使然。春风中摇曳的“小刘儿来了”,早已零落成五片花瓣,随风而逝。

“小刘儿来了!”这是十五年前,我到鸭鸿桥批发书时,在金枝书店经常听到的声音。最初女老板叫我小刘儿,我才过而立之年,她至少长我十岁,这么叫并无不妥。后来,她男人、女儿、店里唯一的小工儿都这么叫。小工儿是个女孩儿,二十来岁,中等个头,微胖,一张白白净净的圆脸,弯弯的眉毛,大大的杏核儿眼,说起话来笑容可掬。

现在想想,我那时确实还小。三十出头,一米七六的个头,128斤体重,头发又黑又密,皮肤白皙紧致,大体保持着高中时状态。高中毕业后,我教了十多年书,没什么出过校门,忽然赶集卖货,步入纷繁复杂的社会,像个小学生。从前是自己以上帝身份说三道四,如今换了位置,被别人评头论足,挑挑拣拣,一时半会儿还真不适应。集市上,有人彬彬有礼,出手大方,有人胡搅蛮缠,抠抠搜搜,有人马马虎虎,有人斤斤计较,有人宽宏大度,有人尖酸刻薄,有人气质高雅,有人俗不可耐,有人一手交钱一手交货,拿了书就走,

有人成天看,一本不买。一位80岁老太太买本一块钱的,非要少给两毛,想给孙子再买个烧饼吃,我没吱声,算是默认。可刚买的,问我怎么这样做买卖,一本书两个价,买的还没走就降价。我头也不抬说,就两毛钱,至于吗?我的书,我想怎么卖就怎么卖,我儿子买还不要钱呢。先买的要退货,我说谁都不卖了,结果俩人都跟我吵。后来,打烧饼的说,这事怨我,欠撵打,开始都这样,慢慢把棱角磨平就好了。

他说得没错,我不会投其所好,经常跟人甩脸子。大集上,别人卖货不断对着人群吆喝,有的还加上演示,甚至跑路中间拦着人问,看谁被吸引过来马上嘘寒问暖,看人脸色行事。此起彼伏的叫卖声中我是另类,就像树林里一片蝉鸣,而我是那只哑的,一声不吭,静静地趴在树上,任同类可劲儿叫也无动于衷。有人来买书,我属于挤牙膏式,问多了就烦,价给低了就假装没听见,还要白对方一眼。有人故意说好价又放那,还要给更低的价,不答应就走,好多卖家确实会一咬牙,喊他回来。我却很少讲价,也不会把走了的叫回来。一位妇女要了这本要那本,还好价还要少给,我把书从她手里夺过来,告诉她不卖了。“不卖你摆这干啥?我这是买你东西呢!”我被憋得哑口无言,